

房子装修好后,到家具店去买餐桌。我原本要买一张方桌或圆

于是,调整座位,我坐在宽边的一端,妻与孩子分别坐在长边的一端,全家成“品”字形。但这样,我们全家就只用了长条餐桌的一半“使用面积”,另一半则空着,成了多余。我不禁发话了:“还是方桌好呀!”妻默然。过几天,她买来一只花瓶插上花,点缀一下另一半桌面的寂寞,也免得我罗嗦。

春节时,家里来了客人,晚上留饭。我和妻张罗了一桌菜。吃饭时,为方便客人吃菜,我和妻特地坐在长条餐桌宽边的两端。然而还是发现客人们客气地只吃面前的菜,对于靠近宽边两端的菜都不好意思伸长筷子去取。不得已,我和妻频频地调换菜盆,把靠近我的调到妻的那端去,又把靠近妻的菜盆调到靠近我的地方。客人们不好意思,连声说:“不要调,不要调,都吃得到的。”孩子在一旁发话道:“搬来搬去像下象棋。”一顿饭表面看上去热热闹闹,其实有点忙乱呢。

其实,我们国人的中餐是共食制,最适合的是



哥,你过来。



这有碗甜汤你要不要喝?



可乐贝贝



谈波芳

方桌和圆桌。方桌四边相等,圆桌直径相等,菜放在中间,一桌人都能方便地吃。西餐是分食制,每人一盆,“各自为政”,即便餐桌长得遥遥相对,仍然无妨。

我家吃中餐,却舍弃适合的方桌和圆桌,搬进了一张适合分食制的长条餐桌,尴尬就难免了。其实,生活中这种不伦不类的、又说不清道不明的现象,又何止一张餐桌呢?

“三乐”源自曾国藩老夫子的《家书》“九月二十一日所记”:一乐为“读书声出金石”;二乐为“宏奖人才,诱人日进”;三乐为“勤劳而后憩息”。

曾夫子的“三乐”中的一乐、二乐,应该是学人的快乐。具体说,一乐“读书声出金石”,你想,作为一个读书人,读到名篇不由自主琅琅出声,读上几遍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,这的确是一种快乐,一种读书人的快乐。二乐“宏奖人才,诱人日进”,这应该是教师的快乐,得天下英才而教之,且英才举一反三,聪明伶俐,能不是教师的快乐?

对曾老夫子的第三乐——“勤劳而后憩息”,本体会比较透彻。本人在农村不足十岁就跟父母下地干活,干的几乎就是成人的活。小孩干大人的活儿,不用多说,一个字就概括:“累”!劳累至极,是要休息的。春天、秋天

和冬天,就到一个避风处,晒上暖暖的太阳;夏天就到树阴下,任凉风习习沐浴全身。那“累”字就变成了一个“爽”字。如果“爽”之余,进入梦乡再做一个美梦,那简直就是快乐至极!

曾夫子能把劳动之后的“憩息”当作一乐,委实是这位不凡之人的凡人心态。有了这种心态,劳动是一种“美丽的事情”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再看看曾夫子的出身:他出生在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,想必少年时没少干过农活,他的“勤劳而后憩息”之乐,应该和我的理解一样。但后来他是晚清的重臣,繁忙的军务政务之余,躺在躺椅上,闭上眼睛假寐一会儿,抑或和别人对弈一阵子,这或许就是他第三“乐”的新解了。

总之,曾夫子的这第三乐“勤劳而后憩息”,是勤奋刻苦之人才有的体验,非此种人不能道也。

“悬赏”就是出钱奖赏,公开征求别人去做某一件事。“悬赏小说”就是将写了一半或一部分的小说,公开征求续写者,并对优胜者酬金,外国也叫“半篇小说”。举例如下:

被誉为“中西淹贯、新旧兼长、庄谐并妙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严独鹤,在上世纪30年代,曾发表半篇“悬赏小说《哭与笑》:一富家子弟品学兼优,但脾气古怪,落落寡合;专攻农科,素性好游。虽多艳女仰慕,却独身不要。几年过后,突然与一同乡女子成婚。婚礼上,热闹非常。然夫妻交换礼物时,竟一哭一笑,满堂宾客,惊诧莫名。”

此“悬赏小说”刊出之后,续者连篇,《红》杂志曾选优者三,以飨读者。现将最优者,披露于下:父母急问新郎,方知原委:新郎留学美国,识一艳冶同乡。女美男才,男爱女貌,但因其女珍惜韶华,专于交际,滥出风头,为男方不取,终至由订婚而解约。然女方情笃,曾告曰:海枯石烂,永不变心;逼退之戒指,他日复戴,必你无他。新郎学成归国,旅行至一乡村,遇一村女,见识不凡;访至其家,见一画稿,正是异国与其订婚的那位“同乡”之作。又忆其那时常从一名伶学化妆之术,终识破村女真相。爱心复加,浪浪深悔,即复求婚,旧戒再赠,哭、笑之因,众皆了然。



朱育珉

看潮须知

(圆明园景点)

昨日谜面:有车有房

(外国歌剧)

谜底:《卡门》(注:

卡,作英语 car 音译解,扣

车;门,作门户解,扣房)

一见钟情

右岸

加快,并且不敢正视他。”于是她的妹妹便对她说:“你这叫一见钟情!你肯定是喜欢上他了。”

看到这里的时候,女儿忽然“哇”地一声跳起来,哭丧着脸对我说:“妈妈,完了,我也有过那种感觉。”我不高兴地呵斥女儿:“你一个小屁孩知道什么,别学大人那一套,洗洗睡觉去吧!”

这时女儿急了,拉着我的手说:“妈妈,我说的是真的,我不知道这就是一见钟情啊!我不喜欢它的!”我非常纳闷地问女儿到底对谁有这种感觉,只见女儿一脸恐慌地对我说:“蛇!”

有人视收藏为投资,从中获利。我不是。

我从小有收藏癖。最早收藏的是香烟牌子,香烟牌子上有山水人物,还有格言,画工很精巧。弄堂里的小儿都在括香烟牌子,我舍不得。后来又收藏糖果纸,当时正逢“困难时期”,买一粒高级糖果,要一毛钱,我不吃糖,精美的糖果纸成了收藏品。“文革”开始,我搜集小贺年片与徽章。上百张贺年片搬家时不见了,但家里还有几十枚徽章,毛泽东像章品种最全,有金属的,有瓷质的,有塑料的,还有一枚在黑夜中会闪闪发光。

我小时候居住在淮海

统计握手

林永祥

一位不是统计学家的人说过这样的话:“从统计数字来看,如果迎面向你走来10位统计学家,那么至少有7位是美国人。”统计学是美国最热门的专业之一。

美国人也确实喜欢统计,比如握手也有一项统计。老布什当总统时,一年里在白宫会见客人握手次数在25000次左右。如果从握手前走步、握手及握手后的客套话,平均每次约20秒钟计算,总统一年花在握手的时间大约近140小时。有人甚至还计算出25000次握手所消耗的能量相当于把4吨的重物举起1米左右。

握手之劳,累计的时间和耗能都是惊人的。

苏州,是一座古典而精美的城市。

我所旅居的老苏州宾馆门口有个公交候车亭。哪个城市没有此类候车亭?就我所见,大多只讲实用并无特色可言。但几天后,当我“考察”了苏州街道的一些候车亭,却给了我一个惊喜:苏州的一处候车亭,竟是那么的多姿多彩。有牌楼式的,也有长廊式的。长廊式中又有单体长廊和依傍凉亭长廊几种。其亭顶,则有飞檐翘角和斜面落坡之别。不同的造型,便有各异的风格。或庄严、或简约、或灵动、或稳重。可谓千亭千面,风采各异。而其花窗和洞门,也是各式各

样。洞门可分圆月门、海棠门、葫芦门、折扇门、花瓶门等等。其亭柱,又有圆、方、红、黑之别。其柱灯,有腰鼓灯、扁鼓灯、冬瓜灯、西瓜灯和六角官灯,均具民族风格。座椅建材虽然不一,但其椅背样式,则一律是古老的“吴王靠”式。就是那些站名牌吧,也全都采用了传统样式的匾额,却又以各种不同的字体题写……

条条路不同,座座亭有异。千姿百态,万种风情。一切却又无不紧紧扣住一个主题:传统、典雅和精致。

我的脚步深入街头巷尾,边走边看。

驻足文庙门口。打量几块并不高大的残颓古碑,所刻的文字大多已漫漶不清。诸如此类的残碑,在古老的苏州是多数都能见到一些的,只因其破损严重也便大多随处堆放,不当回事儿。可在这里却不然。苏州人将其细心拼接并嵌入比古碑高大数倍的巨壁之中,这些残颓古碑也便得以妥善保护,越发显得庄重和珍贵。

徜徉市民居住区,所见多是老房子。一般而言,老城区往往

水盂。还有一套唐山餐具,典雅之极。

我在东阳木雕一条街上,游了两个下午,请来笑佛一尊,还有一只笔筒。苏州的木雕也十分有名,小挂件让我爱不释手。牙雕则以广州、北京、苏州与扬州的最好,我也先后购得数件人物雕像。这些艺术品大都出自现代人之手,称不上古玩,但放在手中端详,颇为精美而激发人的雅兴。我曾有两件传家之宝,一是家母传给我的鸡血石印章,

还有家父留给我的象牙印章,前一枚已遗失,后一枚长10厘米,宽1厘米,

上有寿星图案,是大光明电影院庆永送给我家

父亲的,此乃传家之宝。我的收藏品只进不出,但也有过一次买进卖出。那是收藏金银币,当时天在涨,我不以为喜。因我不拿出来赏玩,嫌其累赘,就在前年把三抽屉的金银币全卖了,结果亏损大半。我也不以此为悲,收藏于我,只是一种乐趣罢了。

不可能像新城区那样整齐清洁,不说美化,就是绿化也不容易。谁能想到,此处房子虽旧白壁却新,不但整齐清洁,而且门前屋后即使是方寸之地,圆的,方的,不圆不方的,都决不任其荒废。或种一棵芭蕉,或植几竿翠竹,有了白壁的映衬,无不都是画家随笔挥就的一幅幅小品。一处处方寸之地,居然也成了一个个微型的园林。

有句成语:“于细微处见精神”。苏州是个例证。还有句话:“细节决定成败。”苏州城也一定是个例证。



七夕会
行旅印痕

为了给予子孙后代留下城市的历史记忆,南京市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挖掘、整理、保护老地名活动,近日《复活》了二十三个已经消失多年的老地名。得以“复活”的这些老地名,历史悠久,如位于长江南岸栖霞山的“江乘”是古县名,据史记记载,公元前二百一十年秦始皇东巡时曾在此乘船渡江。这么一个老地名,分明就是南京的一张“历史名片”。

南京乃六朝古都,“历史名片”多多,有着脍炙人口的地名文化。然而近十五年来,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,该市一百八十多个深含历史意义的老地名从地图上消失了。如今有关部门看到了这个问题,急起“抢救”,使其复活,并鼓励街道、新建小区、道路、公交车站等命名时无偿使用。此举得到了有识之士的普遍赞赏。

许多老地名是非常有价值的,是城市文化的“血脉”。保护这一“血脉”的最好方法,就是再现它们,予以激活,让其融入市民生活,根植于百姓心中,源源不断地向未来

灯记

老地名有城市的血脉

尹卫国

令人忧心的是,近些年许多历史名城的老地名在迅速丢失。

如有的城市拍卖道路命名权,商业建中,标志性建筑纷纷倒在了推土机下,老地名也随之“牺牲”。这是短视的城市管理者造成的悲哀。

老地名的大量消失,致使一座城市变成了“空壳”。请珍惜有价值的老地名吧!



灯记

家。每到一国家,就买工艺品,如美国白宫小酒杯、英国莎士比亚图像的首饰盒,瑞典的水晶女像,巴西的耶稣石像,日本的“小汽车”,法国的“埃菲尔铁塔”,西班牙的斗牛铜盆,意大利的竖琴、英国的集币邮筒……我特别喜欢动物,有俄罗斯的大白熊、葡萄牙的公鸡、澳大利亚的袋鼠、树熊、南非的狮子与牛、印度的大象……这些

工艺品小巧而精致,价格不菲,如美国的5只瓷狗,仅二毫米长,每只5美元。我把上百件工艺品收藏在一只橱中,灯光一开,精美至极。

在国内采风,我好收藏瓷器、木雕与牙雕。我先后去过江西景德镇、湖南醴陵、福建德化、浙江龙泉与河北唐山。买过景德镇一只双鱼戏水的薄瓷花瓶。德化白瓷闻名世界,我请来一尊释迦牟尼像和一只白瓷龙虎杯。浙江龙泉的青瓷大气典丽,我买过两只瓷缸与几个